

07

02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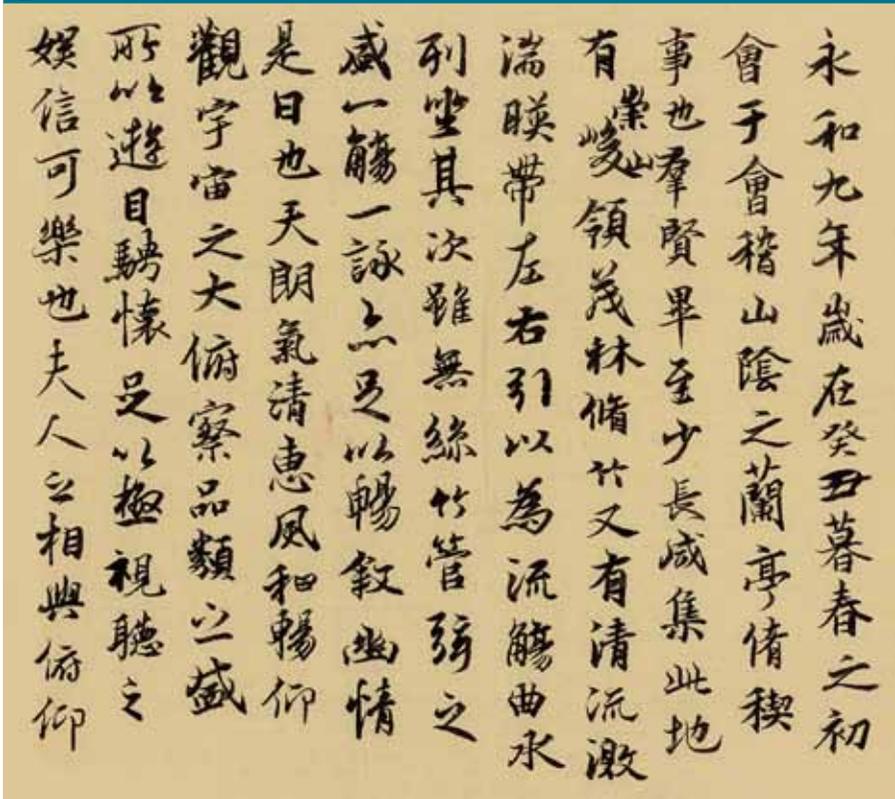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> 武佳莹作品

越是急功近利，想要寻求答案，越是求之而不得。多少次，我在灯下翻看二王的书札，畅想着那个时代，人们桀骜不群，高雅飘逸的清谈玄学，心内充满了仰慕与渴望。那个超然物外，玄心玄远的时代是如此的令人向往。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，笔下才能够流淌出清静尘滓、毫无蒙翳的风格。也正是这个时代，成就了书法史上第一道无可逾越的高峰——《兰亭序》。

琅琊王氏本是世家，人才辈出。右军洒脱空明、献之风流飞舞。“玉版十三行”突破陈规、另辟蹊径，超脱前人的藩篱，被誉为“雄秀惊人，得天然妙趣”的无上神品。加之那个时代里，山水间诗意勃发，田园里牧歌吟唱。在文化发展的长河里，镌刻下整整一个时代的

烙印。

唐楷的庄严宝相，也曾经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。法度森严是那个时代书风的标志。初唐有虞、欧、褚 [HYPERLINK "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9757.htm"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9757.htm)、薛四大家；晚唐有颜、柳。他们的楷书，字体庄严端肃，笔划平稳凝重，结构严谨。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挺劲峭拔，棱角森然；虞世南的《夫子庙堂碑》，正平俊朗，风姿绰约；褚遂良的《雁塔圣教序》，精工秀雅，形瘦实腴；薛稷的《信行禅师碑》，纤瘦道丽，婀娜清健；颜真卿雄强浑厚，朴茂端庄，易学难精。柳公权刚劲峻拔，端庄严谨。易求其意而难得其形。“颜筋柳骨”书如其人。有唐一代，真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07

03 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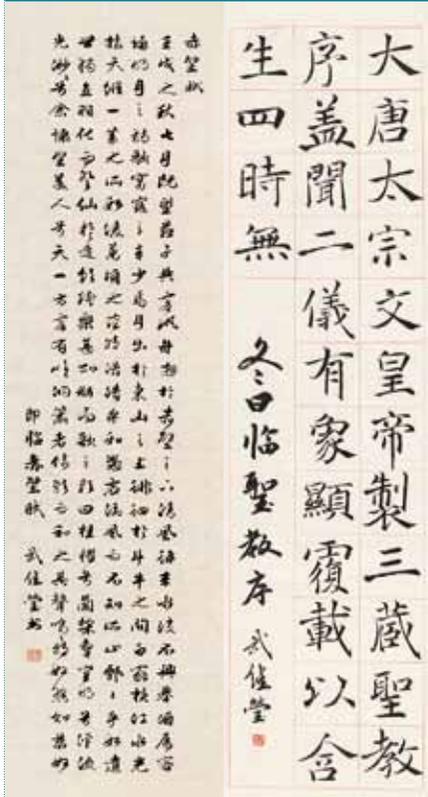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> 武佳堂作品

及至有宋，那真是一个属于文人的时代呵！虽然经历了五代的战乱，然而文化却在这个时代里空前繁盛起来。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。《淳化阁帖》的出世，正是书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帖学的兴起。然而书风上一味尚意，使得在创造与革新上略显保守。即使如此，有宋一代，却仍然掩盖不了那些耀眼的星辰：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、蔡京、欧阳修、晏殊、朱熹、王安石、陆游加上宋徽宗赵佶。信手拈来的名字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强音。他们往往胸中富有丘壑，诗书画三才兼备，见识广博、立意高远，才情横溢。如此风华绝代，令人不可忽视。书风上，黄山谷的笔意纵横、风韵独特；米元章的用笔道劲、多姿雄强；赵松雪柔媚清丽，曲中求直；如若我有幸能生在宋代，一定会为这个时代而感到骄傲。因为它给予我们的是那样慷慨，是永远都诉说不完的经典……

明清以降，文网日益严密。书风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进发。官楷的“台阁体”、“馆阁体”牢牢把持着朝廷主流的风向。而才华横溢之士，却从来不会为时代所束缚。王觉斯豪放奇恣、浓淡跳跃；张瑞图的奇崛张扬、心曲直露。六如妍丽、香光典雅、青藤狂放，老莲飘逸。他们的才情从笔尖恣意流露，绽放出炫目的光彩。加之他们绝不陈规陋俗所羁绊，不为前人所制肘。只随心意而书，直抒胸臆。这样的字令人目不暇接，见之难忘。

然而每每临摹，笔力柔弱的我常感到攀登的艰难。铺开一张洁白的宣纸，与笔尖共舞，偶尔妙笔生花，流淌出的线条，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思考。同时也是一种对当下生存的疑问：我是自由的吗？我的生活是否由我主宰？我灵魂的将要安栖在何处？

然而回答我的还是书法。右军失意、苏轼

贬黜、徐渭癫狂、解缙遭祸、赵佶人生错位、板桥半生潦倒、陆游与文天祥只余国破山河在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任何一个显耀身影，都饱含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每一个高贵灵魂的背后，都暗藏着刀光剑影、坎坷流离。这些古代先贤所经历的起起伏伏的人生体验，如今依旧在我们的身上循环往复，一次次的重演，只是时间、地点、主体不同罢了。由此及彼，推己度人，可知矣。

入夜，静坐居室，青灯一盏，古帖一张，细细读来，仿佛身临其境；推窗揽月，眼前是如水的黑夜。逝者如斯，而我们，只是这短短历史中的沧海一粟。“古人云：‘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’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明白了这些，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才是我们内心真正的声音？因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，也唯有我们自己的心灵。

“心即是佛”、“心即是法”——是书法，让我不在浮躁的生活节奏中感到孤独，在艰难困苦岁月里寻得一份慰藉，在茫然的浮世中，悄悄寻得了一份安宁。

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……”时间将会带走我们的一切。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觅中失去，得到中解脱。当有一天时光荏苒，沧海变成桑田，也许我还会手执一支毛笔，一本字帖。然后在和平宁静中写下属于我自己的文字和故事。以此作为我人生的起点和终点。缘起缘灭，也许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